

看不见 爱情的房间

最适合赖在被窝里阅读的暖心小说
写给那些寂寞以及渴望真爱的人



安逸
著

一个房间，两方世界；
一对男女，两种寂寞。
偏偏，
点燃了彼此最初和最后的深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看不见
爱情的房间

Invisible
love
room

安逸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爱情的房间 / 安逸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854-4

I. ①看…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0297号

书 名 看不见爱情的房间
作 者 安 逸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朱琳琳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朱琳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42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54-4
定 价 3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描摹过爱情的轮廓，甚至能，触摸到
它的温度，却永远无法——看见它。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爱情的房间 看不见

Invisible
love
room

- Chapter 01 命中注定 \001
- Chapter 02 前男友的糖 \010
- Chapter 03 异度空间 \022
- Chapter 04 异世界的亲密接触 \033
- Chapter 05 厨房有只鬼 \045
- Chapter 06 最黑暗的秘密 \057
- Chapter 07 做一只闭嘴的蚌真难 \072
- Chapter 08 同是天涯寂寞人 \087
- Chapter 09 亲密同居生活 \104
- Chapter 10 空手套白狼 \118
- Chapter 11 最远的距离 \132

爱情的房间 看不见

Invisible
love
room

目录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12	难得糊涂的幸福 \139
Chapter 13	自娱自乐的爱情 \156
Chapter 14	我的黄山是黑的 \174
Chapter 15	遇见五千万分之一 \198
Chapter 16	黑夜中的漫舞 \210
Chapter 17	这个冬天有点暖 \226
Chapter 18	是寂寞催生的幻觉吗 \250
Chapter 19	病房里的春天 \275
Chapter 20	埋进蜜罐的感觉 \291
Chapter 21	就这样消失在人海 \316
尾 声	下一个转角，他就出现 \328

Chapter 01

命中注定

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之后发生的一切，早已是注定。

那间Dream House更是早已等在那里。

像一株猪笼草，静静守候命中注定要一头栽进去的虫子。

而我，就是那只糊涂虫。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发生的每个细节。

我租的房子到期了。

房东太太要收回房子重新装修，为儿子做新房用，一天打三通电话催我搬家。

那天，天不见亮，老太太便带装修工人上门来量尺寸，摆明要立刻赶我走。

我无奈，只得随便收拾了一点行李，睡眼惺忪地投奔现役男友成立辉。

立辉家距离我租的房子不过二十分钟车程，我按响门铃的时候，天光刚自混沌中破壳，整栋大楼尚在沉睡。

铃声在死寂的楼宇里回荡，像金属片刮擦墙壁，分外刺耳，我有点担心立辉会不高兴，他对我总是缺少一份耐心。

等了好久，都没人应门，我几乎以为家里没人。

就在我要转身的时候，门忽然打开一条小缝，露出立辉的半只眼睛。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向门后瞥了一眼，有点慌乱地问：“你怎么来

了？”并没有要开门让我进去的意思。

“我不能来？”我的背脊一下挺直，立辉这个表情、这个眼神、这个向后张望的动作，让我一下想起我所熟知的那些肥皂剧里的场景。

果然，他顿了一下说：“恐怕现在有点不方便。”

天啊，难道今天老天爷就要灭了我？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你家里有别人在？”

他愣了一下，还算老实地点点头。

我一阵头晕目眩，差点站不稳，难道非要让我在流离失所的同时，外加捉奸在床？好，我咬咬牙，负气地想，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倒想看看我还能有多倒霉！

“让我进去！”我用力抵住门。

“净植，别这样！”立辉压低声音，眉毛微微一蹙，嘴角略略向下一垮。

天！此刻心虚的人应该是他，可是他反倒先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我恨死了成立辉这副不耐烦的表情，我让他陪我看电影，他不耐烦；陪我逛街他不耐烦；相识三周年纪念日他也不耐烦同我过；和我说上三句话，他便失去耐性，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他总是不耐烦。

现在，我终于找到他不耐烦的根源，原来他所有的耐心都用在了别的女人身上。

一股蛮勇上头，我非要看清是什么女人抢走了立辉的耐性。

“让开——”我感觉我的愤怒积压在胸腔里，使得我整个身体像住进了一头发怒的母狮。

我喜欢这感觉。

我平日里一向温和有礼，今日，我终于要给立辉一点颜色看看，往日里所有的委屈，此刻都聚拢在一起，成为我的后盾，给我无穷的力量与勇气。

“净植，别推，你听我说……”立辉死死抵住门。

“我不想听——”今天，轮到我不耐烦听他说。

我一只脚挤进门缝，使立辉不能将门关上，另一只手伸进门里用力推开立辉。立辉不防我有此一招，手一松，门被我推开半人宽，我抓住时机，闪身进门。

“啊——”刚踏进客厅，我便后悔。

房间里一片狼藉，到处是花瓶、杯子、盘子的残骸，桌子、沙发、椅子全都东倒西歪，仿佛爱美莎飓风刚刚肆虐过此地。一对老年男女分别坐在沙发的两端，相互别过头不理睬对方，气氛剑拔弩张。男人额角又红又肿，左脸颊还有两道指甲抓破的瘀痕。

我张大嘴看着眼前一幕，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立辉见我傻愣愣僵在原地，强压着火气走过来，“爸妈，这是我女朋友，林净植。”

啊？此刻，即便我奇蠢如猪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辉妈妈抬起头，对我尴尬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我连忙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回应。而立辉父亲，仿佛已经石化，坐在原位一动不动，眼皮都不抬一下。

我窘迫极了，手足无措，呆立当场。

立辉叹了口气，将我拖到门口，塞出门外，又回房间交了两句走出来。

“这下满意了？”他语气里是丝毫不隐藏的愤怒。

“我——”我心虚地低下头，不敢看立辉的眼睛，“我没想到你父母会在你家。”

“我告诉你，让你别进来！”

“可你没说你父母在！”

“我怎么说？我说我爸妈正在吵架？”立辉用力推了一下我肩膀，推得我踉跄后退。

是的，立辉一向是出了名的要面子，此刻让女朋友看见父母打架，什么脸都丢光了，现在他心里的怒火，大概可以烧掉整片大兴安岭。

可是，就算我长了九颗脑袋，也猜不中我会倒霉到以这种方式见到立辉的父母。

这时，立辉看见了我身后的行李箱，“你干吗？带这么大个箱子。”

我连忙三言两语将事情说了一遍，最后一脸无奈地看着立辉，“我只好来找你。”

听了我的“不幸遭遇”，他终于自愤怒中捡回他的理智。

“找个地方坐下说。”他皱皱眉毛。他总是爱皱眉毛，开心与不开心都爱。

不过，我已经能从他皱眉的方式分辨出他的喜怒哀乐。

天刚亮，并没有多少去处，立辉将我领到楼下的豆浆坊坐下。

我小心翼翼将油条撕成碎块，浸进豆浆里，却没有心思真的吃它。

“立辉，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大概只能在你家暂时住到找到新房子为止。”我叹口气。我知道立辉一向不赞成婚前同居，他认为同居同结婚没有实质性区别，却得不到法律保护。

“净植——”立辉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父母昨天晚上到我家来，他们之间出了一些问题，我妈估计要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所以……”

立辉并不把话说完，但我已经明白，我没有依靠立辉的可能了。

而我自己的父母？他们一向同我大哥大嫂一起生活，五岁的侄子简直是个混世小魔王，随时有本事将房间翻个底朝天。

我叹口气，“看来，我只得自己找地方了。立辉，要不，你陪我去多看几家中介，一定能找到新住处。”我试图给立辉一个台阶下。

谁知，他根本不领情，反而习惯性皱起眉头，“今天不行！我必须回去调解我父母的矛盾。你也看见了，他们俩现在根本无法单独相处。”

我眼前闪过立辉老爸脸上触目惊心的抓痕，只得作罢。

想不到，立辉口中温柔贤惠、一向被他标榜为贤妻良母楷模的母亲，还练了一手九阴白骨爪。我忽然有点想笑，不管多糟糕的母亲，在自己儿子心里，都是完美的。

同立辉道别后，我独自拖着行李箱走在暮春的街头，忽然觉得有些冷。

永远都是这样——在立辉心中，我永远排第二位。任何人、任何事情同我一比，都变得更为重要。

整整一天，我都辗转在各个房屋中介，看了不下三十套房子。

稍微装修齐整一点、转个身都嫌吃力的小套间，就算远到三环路以外，租价也要三四千一个月。这不是活生生要吃人吗？毕竟那些房子大多陈旧不堪，楼上动静大一点，天花板就会簌簌掉白灰。而那些装修精致一点、格局宽敞一点的，更是贵得离谱，交了房租，正值失业的我便没钱吃饭了。

没想到，租一套干净整齐点的小房子，居然成了我无法完成的任务。

难道我要露宿街头了？

太阳微微下沉，我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

至今我仍记得，那一刻的彷徨、焦灼和失望。

一间房，足以憋死英雄好汉啊。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跟在面色不善的房屋中介后面。

这是个环境优美花园式公寓，我要看的房子在一楼。

“这是最后一套了。”中介王小姐在领我看了六套房子以后，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如果你还看不中，我也帮不上忙了。”

我点点头，暗自做好换中介的准备。

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下一刻我将爱上这套房子。后来我无数次回忆王小姐打开房门的每个细节。

那只一天要开数十扇门的右手，娴熟地用兰花指捏着钥匙，向前一送，准确地插进锁孔，轻轻旋转，拔出，然后顺势一推。

我的命运之门，就被这样一个轻飘飘的动作——
打开了。

我和它，就这样，在彼此都还没有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的时候，突如其来地相遇了。

只看了一眼，我便被它迷住了。

地上铺的居然是红木地板，我疑心它涂了上等的钢琴漆，在夕阳的余晖里闪闪发亮。我几乎不忍心踩上去。

绕过玄关，我差点惊呼。客厅宽敞明亮，落日刚好照进来，雪白墙壁上波光荡漾，折射出一派绮丽的暖金色。房间里的每一处细节，都被这夕照笼上一层梦幻的珠光。

卧室很大，书房雅致，厨房足够三四个人在里面忙活，厨具一应俱全，一看就是贵价货，连卫生间都十分雅致。

整套房子里，摆放的全是欧式白家具，十分清爽简约，房子意外的整洁干净，一尘不染，仿佛刚刚才被人擦拭过。

最令人吃惊的是，推开客厅的落地玻璃门，外面居然是一个足足有十几平方米大的小花园，蔷薇粉色的花蕾迫不及待地爬了满满一篱架，漂亮得几乎失真。

花园里，还有一口小小的石井，虽然只做装饰用，但下面居然真的有清澈透亮的流水。

蔷薇花架下，搁了把白色的藤编椅子，坐在上面打个盹儿，梦也是粉的吧？

即便那时，这所梦幻般的房子还没有让我看到它的奇诡之处，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家，我已经被它迷住。

愿意为它，赴汤蹈火。

我努力咽了口口水，老老实实对中介小姐说：“我租不起！”

“不贵，两千一个月。”王小姐说了一个让我难以置信的价格。

“不会吧？这房子起码要六七千，这么便宜，不会是刚死了人吧？”我惊呼。

是的，按照我的经验，一件事情如果好得不似真的，那么它一定不是真的。我忽然觉得背脊一阵发凉，仿佛有个悬挂在天花板上的人，正伸长舌头看着我，湿答答的口水一滴一滴落到我的脖子上。

在我夺路而逃之前，王小姐说了另外一个答案：“这房子是合租的。两千块

钱，你只能租到你刚才看到的客房，使用公共区域。带独立卫生间的主卧，已经早有人租了。”

“怎么还有其他房间？”我转过身，顺着王小姐手指的方向看去。书房旁边，还有一道紧闭的房门，我刚才太兴奋，没有注意到，难怪我一直觉得有点怪，这么大的房子，怎么才两间房，原来漏掉了主卧室。

“我不是说，不和人合租吗？”我一向不习惯与人同住。

“没办法，你要房子漂亮宽敞，又要租金便宜，现在这个行情，根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王小姐有点生气，“你有足够的钱住好房子吗？这房子不知道多少人想租，你今天不要，明天我就可以租给别人！”

我环顾一下房子，实在喜欢得要命，转念一想，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挑拣拣瘦？如今有这么漂亮的房子送到面前，已经是老天爷大发慈悲了。再犹豫，明天就只能去住发霉的鸽子笼了。

“同屋是个什么人？”我妥协了。

“一个男人！”王小姐仔细盯着我的脸，看我反应。

“男人！”我差点跳起来，“我还没时髦到与异性合租。”

“那么，你只好找别的中介了。”王小姐的声音立时高了三个调，轻蔑地上下打量我一番，“男人有什么关系？人家未必想在你这里占便宜！我经手的房子，不知道有多少是异性合租的。起码水管坏了，有个人帮你修！”

我汗颜，是我思想龌龊见不得光。况且，与这个中介小姐相比，我其貌不扬，就算强奸犯见了，也不会起邪念吧。

偏偏这个时候，一阵风自花园里送来茉莉花的清香。

如同迷惑飞蛾的烈焰——

命运在这一刻，投下我最难抗拒的诱饵。

一个漂亮、舒适、芬芳的家。

我还挑什么呢？这也许是我能遇到的最好的房子了。

“对方是个什么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细弱，犹犹豫豫从喉咙里探出头。

“肯定是个好人。以前有好几个房客都在这里住过，就是觉得他太安静了，好像常年都不怎么在家里。”王小姐说。

“常年都不在家？太安静了？”我眼睛一亮，连声音都立即洪亮了不少，“那我租了。”

“不过，你得一次付两年的租金。”

“什么？两年的租金？四万八？”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因为房东在国外，所以他要求房租两年付一次。”王小姐很镇定，继而提醒我，“起码可以保证他两年之内不能涨租金，不会赶你走。现在的房价可是升得比火箭还快。”

我立即想到我现在的房东将我扫地出门时的绝情。我犹豫一下，打电话给立辉，找他商量，“立辉，我看中一套房子，很漂亮，还有小花园……”

“你中意就好。”他打断我的话。

“但是是同一个男人合租。”我提醒他。

“你不介意，我就没问题。”

“租金两千。”我说。

“你觉得值得就行。”

“你想来看看房子吗？”我说，“看看你喜不喜欢。”

“房子不是我住，我喜欢与否不重要，所以我无须提供意见。”

“可是要付两年租金。”我几乎厚着脸皮继续说下去。

“如果你两年内不准备换地方，一次付清也不错。”

“可是，这几乎是我全部存款。”我犹豫一下，决定对他说实话，也许他愿意在经济上帮助我。很多男人都愿意对女友慷慨解囊，特别是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惜，成立辉不是！我听见他说：“净植，相信你会很快找到工作，我对你有信心！”

我的心一下子掉进冰窟。我早该想到立辉的答案，他对女友的要求一向是自强自立。他喜欢独立的新女性，因为这类女性不轻易给人添麻烦。而我一直让他误会，我就是个独立又能干的新女性。

挂了电话，王小姐当场便提出让我签订合约。彼时，我一心想要安定下来，完全没有察觉她过于急切的态度透着些许怪异。我硬着头皮签下合约，约定明日搬过来。

拖着箱子，我又返回我的旧居。房东听说我明日就肯搬走，立即高抬贵手，将装修工人全部撤离，让我赶紧收拾东西。

真是世态炎凉。想当初，希望我租下房子的时候，房东太太是多么和蔼可亲，如今要赶我走，立即翻脸无情，如同赶一只绿头苍蝇。

我胡乱煮了碗面吃，开始收拾东西。

环顾这住了五年的房间，我有点唏嘘。短短五年，我从青春飞扬的倔强少女，变成了一名二十八岁、怨言多多、忍气吞声的失业宅女。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们总是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总想秀出自己的棱角彰显不同。渐渐，钉子碰多了，性格也不再强硬，学会迁就与忍耐。长大后的我们，终将妥协成自己曾经憎恶的样子。

年少时，一点点小小的感动，就以为是真爱。现在，我知道遇到真爱的概率，比买中六合彩还小。

我以前以为时间从不徇私，可是你看，四十岁的周慧敏尚且像个瓷娃娃，五十岁的赵雅芝还如同风韵正盛的少妇，而我三十五岁的嫂子，已经像烂遍遍的菜市场大妈。

我最爱的亦舒说：我们终生可以依靠的，不外是我们的一双手。

可是，我身边那样多女性，只凭一张好脸蛋、一副好身材，照样生活得滋润无比，名牌手袋多得像我架子上密密堆垒的书。

现实与理想很近，但你永远也跨不过去。

所以，像我这样姿色平平、家世平平、连胸部也平平的女人，有个男友肯给你脸色看，已经可以谢天谢地了。

我叹口气，将那些盛满青春回忆的什物，一件件收纳分类，保留，或者扔掉。

这只加菲猫的杯子，是第一位男友送我的第一份礼物，在我们第一次争吵的时候，被他摔在地上，裂了好大一条口子，我曾用玻璃胶细细黏合过。我放在手上轻轻摩挲，初恋的青涩仿佛还留在杯口。

那个紫色的靠垫，是前任男友李力分手时送我的临别礼物，他希望我记住他一辈子。怎么可能？连他带给我的伤害，我都会逐渐淡忘。

还有这张印有枫叶的明信片，是我从小暗恋的男人自加拿大寄给我的。他离开这座城市已经整整八年，也许卡片上还留有他手指的温度，可是我已经感觉不到。

.....

我一件一件，把不再需要的回忆扔进垃圾筒。

是的，我从不是恋旧的人。总是向后张望的姿势，不但会阻碍前进的步调，还容易把脖子扭伤。有些回忆，本身就是负担，趁早扔掉有益身心健康。

收拾完毕，我才发现，我所要带走的东西仍然很多。大量的衣物，我赖以生

存的电脑、手机、书籍，还有许多日常的生活用品，如水晶花瓶、宜家的白色躺椅、咖啡机、护肤品……林林总总，至少可以装满一辆小车。

我知道这些都是身外物，可是除去这些身外物，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依恋的呢？我昼夜颠倒地工作，不就是为了把微薄的薪水，变成这些可以令肉身舒服的身外物吗？

人生苦短，需及时行乐。

第二天，我叫了一辆搬家公司的小车，将所有家什都搬到那间Dream House。

在我将我全部存款都转入中介王小姐给我的账户后，她才把一小串钥匙放进我掌心。

我牢牢握住这串小小的钥匙，像握住命运本身。

而王小姐绷得紧紧的脸，忽然就松了松，眉梢眼角都如释重负地轻盈起来。她甚至有点开心过头，“太好了，终于把这房子租出去了。”

“终于？”我疑窦顿生。

“哦，不、不！”她察觉自己失言，赶紧补救，“我带你看了那么多套房子，终于替你找到满意的房子，我当然很开心！”

是吗？我再次环顾四周，房子整洁、清爽，雪白的家具、锃亮的红木地板，全套电器，甚至连厨房都装了中央空调与音响，做饭都可以听音乐，花园里早开的茉莉正静静散发着香气，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看了一眼那紧紧关闭的，我素未谋面的同屋的房门。

“放心，你的同屋可能不在。听说他大半时间都不在家里！”王小姐说。

“怎么？房子不是你租给他的？”

“不，我的前前任同事接待他的。”王小姐赶紧打消我的疑虑，“放心住好了！听说他是名英俊的、飞国际航线的飞行员！”她俏皮地对我眨眨眼睛，仿佛我正期待与一名英俊的飞行员展开一段暧昧关系。

我故意沉下脸，王小姐十分识趣，立即收好中介费走人。

等她走了，我整个人才松弛下来，我仔细打量房子，意外发现，冰箱居然是双开门的，容量大得惊人，最适合我这种热爱烹饪、可以一周足不出户的宅女。

我更加肯定，虽然几乎花光积蓄，可能换来如此安逸舒适的小窝，也值得了。

我抬头望向天花板，忽然嗅到点阴谋的味道，我一向运气不佳，什么时候开始转运了？

会不会，只是另一段坏运气的开始？

Chapter 02

前男友的糖

我环顾四周，忽然背脊一阵发凉。

从此，我得与一个陌生男人同住，这男人也许秃头、大肚、烂脚丫。而且，交了房费，我连生活费都没了着落。也许这房费付得太过莽撞？

可是，等我整理好东西，铺上我最喜欢的手绣白床单，看着阳光从明亮的窗户洒进来，将白床单染成温暖的浅橘色，我又觉得释然。

我将我所有的书籍搬到卧室旁边的书房。

白色的书架上几乎已经放满了书，我忍不住看了看，单看书名就知道又闷又枯燥，英俊的飞行员怎么可能看这样的书？我又被中介小姐欺骗了。

我将同屋的书挪动出一些空隙，然后放上我的。

我爱好杂乱，藏书也乱七八糟，种类繁多，还有各种时尚杂志。不要觉得我虚荣又肤浅，这只是工作需要。

前段时间，才有新闻报道，我们的一名同行，居然到名牌时装店行窃，被抓到后，她承认她有多次偷窃行为，只因为害怕同事势利的目光。

多可怕。

幸亏我不迷信名牌，我自己就是幕后推波助澜的人之一，我太知道它们是怎么被包装出来的。

我就不相信，背一只几万块钱的手袋，就可以修身成仙，又或是双下巴能够

立刻变成锥子脸。

难道开一辆名车，就不会堵车，不用等红灯，时速过六十不会撞死人？

多可笑！我们多欲而短促的生命，怎容得下如此可怕而又可笑的虚荣心？

我一边感慨，一边打量这间小小书房，采光充足，疏阔亮堂，书桌上还讲究地放着一钵绿葱葱的萱草，是个读书的好地方。“阶前忘忧草，乃作贵金花。”讲的就是萱草。旧时书斋里总有几盆萱草，据说其香味可以防虫护书。

只可惜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沙发，不知被我的同屋坐了多少次，略微有些凹陷。我想一想，将宜家的白色躺椅搬进来，斜靠在上面看书，或敲电脑，再惬意不过。

但愿我能与沙发的主人和睦相处。

想到这里，我走到隔壁，试探着敲了敲门。果然，如王小姐所说，房间里没有任何回应，同屋不在家。

哇，这小天地，此刻完全属于我了！

我立即奔进浴室沐浴更衣。

在家的時候，我最喜欢穿旧的松身T恤，只有这样，我才觉得最舒服没有束缚，仿佛连时间也和旧衣裤一起变得缓慢闲适。

我在厨房墙壁上发现写满各种外卖电话号码的小贴纸。

彼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字条背后所代表的无奈，还以为同屋也和我一样，是个懂得享受的懒人。

我拨电话到附近便利店，要了一打啤酒。我打开冰箱，里面有一些同屋的食物和牛奶，我将它们放到左边，划出右边的位置给我买的啤酒。

十分钟后，我打开一罐啤酒，坐到花园的白色藤椅上，开始享受属于我的宅女时光。

年轻人，最怕独处。空荡荡的房间好似黑洞，能吞噬人的灵魂，所以，大多年轻人恨不能二十四小时待在人多的地方纵情玩乐。如果没人陪伴，留在办公室加班也是好的。

可是在我看来，人越多的地方反而越孤单，交际应酬也是一种负担。反倒一个人待在家最舒服自在，安安静静翻会儿书，看两张碟，听听音乐，浇浇花，不知多有意思。

立辉说，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不会害怕独处。我想，我的心也在逐渐变得坚强。我不再怕直面内心阴暗的角落，已学会冷静地与自己对峙。

说实话，我的酒量确实让人不敢恭维，在夹着茉莉花清香的微风里，我有一